雙江先生困辯錄

雙江先生困辯錄卷之五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辯過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存乎悔

介悔是性體之良知良能悔吝者人心順逆之機而介則審於決擇不疑於所行之謂於此而憂之則辯之早力之易莫顯乎微也咎者人心念慮之失而悔則得之省悟而不迷

於所向之謂於此而震之則知之至行之力不遠之復也憂則慮其悔之不早而或承之羞震則懼其改之不速而或沮於難故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無咎者善補過者也凡卦爻之義介悔是本體憂震是工夫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而能惕然憂奮然震者鮮矣憂震即困衡之作人能如此憂如此震則介悔之體常是截然惕然安得復有依違於習心息緩於用力者

〇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過則

勿憚改小人之過也必文

○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過者人心所必不免或生於氣禀或生於習俗或生於聞見或生於時位或生於天理或生於念慮凡非本心有意為之而有所不能免者皆曰過故易之卦爻言補過者十六亦本其體德時位言之故無過聖人有所不能改過愚人有所不知見過賢人有所未精聖

人以未發之中為天則權度精切而纖毫莫遁葢察之精則見過益多而改圖益切學易可以無大過者以易善補過而趨時之變又改過之妙用也自訟是心口自相攻詰纖毫隱瞞不得必如此而後可以言悔言震言不遠之復纔覺無過便是包藏禍心故時時見過時時改過便是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孔子只要改過鄉原只要無過便有許多包藏掩覆得在至於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便非直心

便是德之賊禪偈云常自見己過與道即相當孔子平生所友惟蘧伯玉伯玉之賢只是欲寡其過而未能使者深知主人之心故夫子賢之纔覺無過便是包藏禍心是在才覺上論時時見有過是時時得本心

○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恥之一念是起死回生的丹頭無恥是無生理故孟子往往拈出點化人蓋欲迎其機而達之如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人役而恥為

後猶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至此又曰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中庸亦曰知恥近乎勇而周子亦云人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為機械變詐之巧者蓋其機心滑熟久而安之其始也生於一念之無恥其安也習而熟之久然無復羞恥之色卒歸於小人之無忌憚放僻邪侈無所不為無所用其恥也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

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不為不忍渾是惻隱羞惡的本心充滿得這个本心體量無所虧欠則仁義不可勝用達是克己工夫不以一毫意欲自蔽以直養而

塞乎天地者方可以語達故曰君子上達而足此通彼推此及彼皆非所以言達也夫以言不言餂人者穿窬也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夜氣牿亡於旦晝之所為者禽獸也嚮受爾汝之稱而不安今為禽獸盜賊而安之不達故也夫禽獸盜賊推而加諸小人未有不艴然怒今乃顯然加之士人而不諱此是孟子麄拳大踢打斷人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案例

達所忍所為達字發得透徹於學問有益註中言使其充滿無少虧缺不但指一念

之發而言是謂欲使遷惡之本心無少虧缺始可謂為達也達則隨在而無非善矣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大舜渾是一個虛體無人無我無微而不入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同歸於善而不知誰之所使此其所以大於禹

與子路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其所不告者有遺過也禹聞善言則拜其所不聞者有遺善也舜則無時無處無不取無不與耕稼陶漁鹿豕木石皆吾麗澤之益公於已者公於人天下無遺善也虛是化之體未發氣象可想見子路有遺過是矣言禹有遺善似未盡也禹拜善言是猶有善也有善與虛體似有對待如前言太舜執兩端是執善善惡兩端便覺禹於善惡處尚未能一視待來惟能一視得來故能取人與人為善只似大家事非在已也

〇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

也

仁是生理不仁便是死漢蓋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之而為人之心生生不已故感於父子則為慈孝感於昆弟則為友恭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必如是而後可以言脩道之仁故凡脩道一涉於營欲謀慮而不出於生生自然之機者皆不可以言仁不可以言仁則襲也襲而取之則身與道二不可以言

合。也。故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又曰苟非
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仁也凝聚也有左右
逢原之意夫子一個脩齊治平的全具家當
付之哀公吾其為東周其在茲乎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
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
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
一也
道不足以盡天下之人足以盡天下之人而

人有一之不與知與能者不可謂為達道德不足以體道足以體道而人有一之弗具弗同者不可謂為達德一則無二無雜純一未發即仁也故純心事父便是止於孝其事之之道昭察而不昧處是智愛敬懇到處是仁心之所能為而為之竭其力處是勇世有純心事父而知之有不明乎愛之敬之有不至乎心力之所能為者為之有不盡乎於此可以悟脩德凝道脩道以仁之旨而身無不脩

也脩道以仁之仁是指全體言知仁勇之仁是指一節言一是道德歸宿處即禮也約也三五是道德散殊處即文也博也理一而分殊也故我之所事者為君而凡事於我者皆臣也生我者為父我生者為子凡伯叔父從伯叔父及族之伯叔父兄弟之子及族之子皆父子也同氣而先我者為兄後我者為弟凡家庭之先後乎我宗族鄉黨之先後乎我家國天下之先後乎我皆兄弟也合志而同

道曰朋友凡群而居比而相出入邂逅而相
因依而為斯人之徒者皆友也故凡男正位
乎外女正位乎內授受不相親言語不相聞
所以別嫌明微者皆自吾夫婦之別而推之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則
自吾君臣之義而推之出以事其長上出則
事乎公卿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則自吾兄弟
之友而推之與國人交止於信三人行必有
我師自耕稼陶漁無非取諸人則自吾朋友

之信而推之也故推慈孝友恭信別隨事異名而別其所施者皆主於吾心之一理之一也其為君臣為父子為兄弟為朋友為夫婦類聚群分隨在而異其等者分之殊也親一也在父母則如此在叔伯則如彼在從伯叔父又如彼以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分之殊也義一也而手足腹心國人草芥寇讐之不同信一也或師或友或附疏奔走之不同知其分之殊而不知其

理之一。楊子之為我疑於義。則無以類天下之族而裂夫道也。不可以言達也知其理之一而不知其分之殊。墨子之兼愛疑於仁。則無以辯天下之物而賊夫德也。不可以言達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純心以下發得好亦先儒之所未發者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養於未發之謂豫。豫即前定。之學。也言之而

不可行曰跲內省而惡於志曰疚行有不慊於心曰困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之類取之而不逢其源曰窮如其涸也可立而待之類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豫故也張子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語有味前定二字煞有力蓋自學問主宰一定而不移者而言曰前定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

道也者不可須叟離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慱學則無時無處而不學也學而行有不得於心事有不安於身者不能無疑而有待於問問而曰審必反求諸心而無不得施諸身而無不安然猶不苟於從也必假於思思而曰愼極深研幾夜以繼日惟恐於本體毫髮有未慊自以為是而反害乎道也思而得之然猶不敢自是也朋友講習而明辯之辯而曰明必坦然由之而無疑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反於人於是乎篤而行之篤

者不已之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必止於是而不遷也博學愼思篤行不苟於自是審問明辯不苟於從人擇之審而守之固誠之之道當如是也學問無疑只是不行惟躬行而後疑生疑生而後審問愼思明辯有所施問辯愼思有所施而後學進故不疑則不進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深淵戰兢之意是曾子弘毅一段本領工夫

全而歸之非專自其手足言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儼若思靜而敬也安定辭動而敬也安民哉

脩己以安人也

○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儳焉如不終日

自勝故日日強自棄故日日偷日日強則陽明勝德性用日偷則陰濁勝私欲行強與偷為對壘之敵故道心與偷心有主盜之分敬是

聖學始終之要未有作聖而不由於敬者故易詩書禮樂所載曰乾乾曰愬愬曰惕厲曰恐懼曰欽明允恭曰抑畏曰祗肅曰齊慄曰寅恭曰敬止不一而足而中庸首章揭戒懼為要領末復引詩拳拳而咏嘆之蓋必如此而後可以作本體之健本體明健而後可以言復而世之學者樂放肆而惡拘檢喜頓悟而鄙積漸至有倡言戒謹恐懼為不見本體之學引禪家指授謂只論見性不論禪定解

脱而以戒懼為禪定解脫第二義自誤可也以之誤人可乎達磨是東来衣法第一祖惠能亦五祖頓悟高第面壁斷臂履石打碓而弘忍有為法亡身之喻其煞喫辛苦比之戒懼又增數倍盖戒定慧是禪家三字經乃不以其求悟之功為則而以悟後之言為定本適中其欲速畏難之心癡人前不可說夢信哉又聞誑王藻九容為俗學頭巾氣象盖以直不直端不端當隨其本體自然可也而不

知端直為本體自然之符蓋未有外齊莊而心不存外箕踞而心不放者亦未有心存而不莊敬心放而不箕踞者今世學者既無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習之於童丱以磨煉消融其驕悍飛揚之氣獨有持敬一段工夫猶可以矯輕警惰鎮浮黜躁庶幾復見天地之心今乃舉內外夾持聖賢相傳家法一切破壞而以任情恣意為自得其不流而為莊周之放誕下禪之委弛不已

也可勝惜哉大抵後世之士各隨其氣質之性所便者以為學既各隨其性之所便才說持敬便自不安敬則些子氣質著不得若欲變化氣質闕却莊敬持養一段工夫更無入手處張子曰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奥愚必明柔必強變化氣質之學本於人一巳百人十巳千困勉之功而後能乃遽以自得脫洒為詞其誤人不淺也

困辯錄卷之五終

雙江先生困辯錄卷之六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辯仁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

與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孝弟是初心萌芽至真切處孩提不待學習而自知自能者人能充養得這道理念念不息則氤氳化醇資生資始萬物育焉故曰為仁

之本堯舜之道廣矣大矣亦只是充養得這個念頭徹天徹地至於為法天下可傳後世故曰孝弟而已矣是故君子之學惟務其本本立則道自生無所強也孝弟之道其至矣哉一念非天一事非理一物失所皆非孝也曰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一毫人力着不得務本正是培養生理的實功稍涉人為便是助長說得務本之學不落影響而孝弟為仁之本始有着落註謂孝弟是為仁的始事則誤矣

○夫仁也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矣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既是一體痛則皆痛癢則皆癢天理渾然動以天也識得仁體則知求仁之學不待於博濟惟求其心而已矣其次惟近取諸身盖及人之道不遠於已而得之因己之饑思人之饑因己之寒思人之寒盖未至於仁則不免有間有間故有待於推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故曰可謂仁之

於也已矣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天地我位萬物我育莫非己也備猶言責備也禽獸草木一物失所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皆我之責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也身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誠矣誠則無事洞然八荒皆在我闥樂莫大焉其次未至於誠不免

猶有人己之間有間故不通而去仁遠矣惟強恕而行善推其所為者為近之強者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之意強之則私意無所容故能視人猶己推己及人而求仁為近也西銘一篇全自孟子三句翻出來以備為責備是出己意亦自好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學者須是識得仁體仁天德也渾是人一箇生身的命脉須臾離不得者君子以成德為行於是乎有成德之名去仁則無以成身而

可以成名乎一飯造次須臾之頃也顛沛則死生患難繫焉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於是乎有殺身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之事盖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此君子所以為君子非固欲以成名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居仁由義大人尚志之事與民由之獨行其
道行其志也不淫不移不屈其志不可奪也
此其以道為體參天兩地謂為大丈夫信哉
公孫衍張儀不過縱橫豪俠之雄權譎詐謀
之傑善啓兵端陰持禍柄其氣焰足以進退
離合乎諸侯糜爛肝腦以塗其民當時畏之
如虎尚何足以言仁義也哉而景春輩以大
丈夫稱之學術不明一至於此故孟子闢之
為妾婦蓋鷄鳴狗盜善依附以肆其姦妾婦

之心亦妾婦之行也富貴貧賤威武是考大丈夫的三個關頭未嘗經此關者如未經烈火煅煉終未可遽言真金也故烈火百煉是真金的考案此關不易過要有脚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理義之悅我心無所勉強而自和順於道德始可以言樂非真能克己以自慊其本體者不足以語之樂則生意暢達莫非天理之流

行手舞足蹈中規中矩有不知誰之所使到
此便是動以天先說生字便當與助長對看
則用工便不差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扵心其生色也睟然見
扵面盎扵背施扵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樂是心之本體有毫髮累扵心處便不可以
言樂惟仁義禮智根於心方可語此根字極
有力心即性性即心渾成一片不須臾離根
之謂也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心廣體胖睟

面盎背手舞足蹈蕩蕩休休皆樂之符故以夫子之聖而樂生於發憤顏子之賢而樂生於竭才程子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趣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非樂不足以語君子非時習不足以語樂是豈肆情恣意以自快者可及哉記曰君子致樂以致其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戒謹恐懼所以

致樂而治其心也油然而生是豈人力可能哉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有非分之望者每取必於天故怨有過情之求者每責備於人故尤夫子之所取必責備者惟在於我而無與於天與人也蓋好古敏求惟知盡乎下學之功求以上達乎天理天監在茲知我者非天乎下學上達不怨不尤只是庸行之謹世莫我知宜矣只在根上看便怨尤不生

稍離却便外面責備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先有個必有所主之心曰適先有個必無所主之心曰莫無所主而無所不主無所不主而先無所主曰義故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義之盡也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知来藏往是謂神知大抵應事不足以盡義者有三病事未應先有個迎待底心既應又有個將而不化底心應時又有個偏重底心

即佛學所謂前念今念後念念相續不絕也佛書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云常住真心不知與吾儒同異何在不能盡義三病詳體認

○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如形則著之著察如察乎天地之察行道而有得於心得於心而行之久者未有不著與察也其不著與察者蓋也故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言由於道而無所得於心也觀

中庸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則知著察之所由來著察二字發得好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好古敏求曰學行而不已曰適守而不變曰立變易以從道曰權故立而不能權未可以言立適而不能立未可以言適學而不能適未可以言學蓋學所以學夫道也人惟不志於學則已也夫既可與共為學矣而未可以

適道未可與立未可與權乎甚哉可與共學者之難其人也堂堂乎張曾子所不與無以其多聞見以干祿好苟難以為仁而非所以求適與立而權者乎曾子之學確故能慎擇所與如此說得別亦自痛快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

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也有同適焉性之欲也然得之不得有命焉君子不以為性之所欲而求必得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曲肱飲水樂在其中有非性之所能從動心忍性性命於天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否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仁之於父子而不得於父子義之於君臣而

不得於君臣禮之於賓主而不得於賓主智之於賢否而不得於賢否聖人之於天道而不得於天道命之所值有幸有不幸也然子之於父親也不可觧於心臣之於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是天地之性也君子不以爲命之所遭委之於不幸而不求所以自盡也故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文王以服事殷而得專征伐有非命之所能制回天易命氣命於性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人之生也直直本性也佛氏有直心是道場之喻然好直而不好學則無以究直之蘊故有名為直而反害乎德有疑於不直而本之天理人情之至者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魯昭公娶同姓而孔子以為知禮直在其中矣證父之攘乞隣之與其不情已甚不但失之

於絞而已佛氏以究親平等遂以平等為首心均之為賊乎德盖好直而不好學或好之而非其學也故夫子以學之不講為已憂而六言六蔽其所以進子路者深矣卒以勇直不得其死學之未至也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億存心即自詐自不信盖逆億是機心有機心者必有機事人見機事多喜既喜便是種下種子甚矣種心之不可有也佛偈云有

情米下種因地果還生明道先生早年好獵既見濂溪後自謂無此好濂溪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露耳十年後忽見田間獵者不覺有喜心嘗架橋少一長梁後出入林間見林木之嘉者必起計度之心程子天性純粹類顏子一着意必而融化之難至於如此況以億逆為心則將無所往而不億逆也故寧無億逆以為智寧無先覺而為不賢盖養心之術莫要於無種心而要於有根氣信

哉。不逆不億只是不可有着如此辭釋即非道理障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而不歌。非徒以矜人。乃所以養心也。盖哭歌不可以無常無常非所以養心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是惟立心勿恒者為然天時忽然雨忽然晴者便言氣候不恒感不恒之氣者淫而成疾故凡情之無恒者其病心亦多矣夫子之心。其天之定者歟。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專者其心不分致者其志不已用智不分乃凝於神莊子之言也真積力久則入荀子之言也今之學者欲速化而鄙堅苦惡拘檢而樂放誕雖講究入虛玄亦只是對塔說相輪其何以入德而凝道哉儒家想無無成有佛氏想有成無要之專與致為之也豈惟儒佛凡下此如百家之學成章而可傳者未有不由於專致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

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道者率性而已中和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因已之所惡公其惡於人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因已之所欲公其欲於人也不見所惡欲而寂然不動者中也欲惡不

欺其本心者忠也非中也然於中為近欲惡之發不待推而自然中節者和也推惡欲以公於人者恕也非和也然於和為近忠恕是學者求復其本體的一段切近工夫盖本體自忠恕也中心為中如心為恕中心天下之大本如心天下之達道聖之所以異於學者動以天耳求即反求諸身之求盖反求乎為子為臣之道以之事君事父有未能也慥慥進而不已之意訓篤實字欠切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此夫子因病而藥成德達材之教也盖由也兼人故其學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兼衆人之能以為能者人之所禀材性不盡同惟能因其材性所近而學以成之均之為成人若臧武仲之知文之以禮樂則亦成人之智也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亦然特

患於禮樂之道有未聞耳盡學以變化氣質為要也變化氣質莫先於禮樂故曰立於禮成於樂又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又曰斯須不莊不敬則暴慢之心入之矣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子路氣質剛勇擁盾結纓不得其死豈於禮樂之道終未有聞而不免於六言六蔽者耶成人猶言成材成章也亦之為言非其至者如註云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則至

矣說文之禮樂亦可以為成人嚴陵先儒之未發

○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耻心生於美惡之相形敝縕狐貉美惡相形之遠不知敝縕之為貧賤狐貉之為富貴不知富貴之在人貧賤之在我漠然無所動於其中非志於道而見其大者不能故子路之勇只是聞過之喜未之能行之敏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之勇自足以卓冠三千而不滛不移不屈充之有其地矣乃終身

誦之自居其有惜哉此當與士志於道一章

並看

困辯錄卷之六終

雙江先生困辯錄卷之七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辯神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心之生生不已者易也即神也未發之中太極也未發無動靜而主乎動靜者未發也非此則心之生道或幾乎息而何動靜之有哉

有動靜兩儀而後有仁義禮智之四端有四端而後有健順動止入陷麗說之八德德有動有靜也故健順動止而不失乎本然之則者吉以之生蓋得其本體發而中節也入陷麗說靜而反累於動者凶以之生蓋失其本體發而不中也能說諸心能研諸慮舉而措之天下而大業生焉天地位萬物育也易書造化皆然太極以下說得有着落於是見易之不可遠也

或問八卦為八之八德何如以身體之自可

見聖人畫卦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莫不皆然故自天德之剛純亦不已而言曰健本之天命而不雜之以人為曰順感而遂通曰動寂然不動曰止善體人情隨事精察曰入合乎人心之同然而彼此不相逆曰說合敬同愛以聯屬人情曰麗天理為人欲所困曰陷易曰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剛健便能戒懼故不陷微哉此一段引證聖學指明乃聖人自家描寫處亦自造

化生來本如此今混寂感體用而一之者不知何以觀此書

○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寂然不動者神之體感而遂通者神之用不動者不動於欲也遂通順應而物各得所也無思無為者易之學所以神而明之也一涉思為便是憧憧雖疾之而弗速行之而弗至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天下感應之機捷於桴鼓影響其何以思慮為哉其可思慮者惟歸與致耳即文言貞也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要其歸而貞夫一所以立感應之本也過此以往亦隨其神化之自然感而應之纖毫人力不得而與也故曰未之或知觀之日月寒暑尺蠖龍蛇屈伸往来之機自可見入神便是無聲無臭發而中節便是利用安身入神利用便是神化德之盛也憧憧是著思慮而有

心於感應者故象曰未光大此爻義須於貞

字體貼傳曰貞者虛中無我聖人感天下之

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一貞而已

以量而容擇可而受其去虛受之道遠矣

〇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

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

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

知剛萬夫之望

當豫之時六二獨能以中正之德介然自守其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可與幾而知神之所為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吉凶之先見者幾也亦神也非至靜足以立天下之本者其孰能知之故曰介如石焉斷可識矣其曰萬夫之望蓋以時方溺於豫不鳴則盱君子獨觀萬化之原而游心於昭曠之境以定吉凶以成亹亹天下倚之如蓍龜神明焉故曰望介于石是知幾之學即大學之安而能慮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圓神方知易貢易之德心之妙用也神之不測曰圓知有定理曰方貢則因人以異其用曰易心有所著則神明之體窒圓神方知則一塵不累聖人以此洗心言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虛之至也密者妙用之原退藏於密無

聲無臭鬼神莫窺其際藏之至則所存者神
足以主天下之應所過者化足以藏天下之
徃不但自神明其德而已制爲卜筮所以使
天下後世皆有以神明其德也齋戒者神明
之原程子曰上下一於恭敬則聰明睿知皆
由此出本義云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
之謂戒二語有味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神武
而不殺者夫

○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

○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易冒天下之道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以崇德也感而遂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以定吉凶以成亹亹以廣業也致廣大而極高明知之崇以效天盡精微而道中庸禮之卑以法地知禮者本成之性也效天法地存而不已而道義出猶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此即聖人之用易以見易道之大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由氣化而後有道之名故迭運者氣也即道也自有天地後此氣常運自有生民後此心常發外常運而求太極外常發而求本體是二之也是有外也二氣氤氳於穆不已純粹至善天地之性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則不能無偏倚駁雜之弊故乾道成男有屬乎陽

而為仁者仁則率其剛明之過而震動奮作之意多遂以道惟仁而已仁之外無道也坤道成女有屬乎陰而為知者知則率其陰靜之過而翕聚凝畜之意多遂以道為知而已知之外無道也至於百姓則偏駁尤甚囿於仁知之中而不知有所謂仁知也於是乎君子之道鮮矣君子之道知來藏往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固非百姓之溺焉不知亦非仁知者之著於所見蓋善反之天地之性存

焉觀天地之顯仁藏用不與聖人同憂則知
君子之知來藏往不與仁知同用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
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
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
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自帝之出乎震齊乎巽而鼓萬物之出機曰
顯顯者仁之顯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也自帝
之勞乎坎成言乎艮而鼓萬物之入機曰藏

藏者用之藏也斂却神功寂若無也顯則流形化光燦然日新而可見則其中之所存者盛而無窮陽生陰也故曰德德言其仁也藏則歸根復命源然富有而無跡則其繼之所發者大而無外陰生陽也故曰業業言其用也仁用相禪生生不已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則之而成能於是乎有成象效法知來通變之制行焉德以之崇業以之廣均之不可測之神也無聲無臭其至矣乎所以著君子

之道而立人極焉夫曰繼曰成曰仁知曰顯藏曰生生曰象法曰數變一陰一陽也曰蓍曰性君子之道曰仁曰用曰德業曰易曰乾坤曰占事曰神是即道也程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著如此說然器即道道即器知得生生是易一陰一陽是道不可測是神則知凡有所見者皆不可以語君子也不可以窺盛大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七八九六陰陽自然之化參伍錯綜制而用之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人之所以神而明之者存乎德行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神而明之也默有極深研幾潛乎冥契的意成者默之契不言者默之養信者契之深成而不默有待於外也言而後信不足於己也故實理得諸心而措之於行

者始可以語知來之神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皆默而不言也頌之愚參之會其有得於不言之默乎

〇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毋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輯柔爾顏德之符也不遐有愆失之未遠而遄復也莫予云覯不顯亦臨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微之顯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

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

反躬則動而不失其本然之靜故能節好惡而以命物者命夫物也是為主靜而立人極焉

○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

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志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約其情使合於中反情以和其心也情多流而失之過故曰反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不遠人以為道比類以成其行也惟能和其心而成其行則耳目鼻口心志百體莫不各順其當然之則而發無不中故曰順曰義順義而後身體胖心術正

聰明壅而所謂悖逆詐偽淫泆作亂之事不復萌矣故曰和心要矣成行急焉

〇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戰國之時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墨之言盈天下而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遊說縱橫之徒氣焰可畏一怒而諸侯懼甚哉言與氣之為害也故聽之使人喪其所守見之而莫知其所適從未有不動心者也於是孟子發

知言養氣之學蓋知言養氣則所以距詖行放淫辭息邪説以閑先聖者有其具此其不動心之故所以長於告子也集義是養氣的丹頭點鐵成金變血氣為義氣化反側之民而歸之皇極天下之大勇也故不知言則多疑不養氣則多懼疑懼則動心養氣即是養心以直養而無害是孟子學問主腦養氣便知言蓋權度在我而天下之輕重長短莫能欺非養氣之外別有一種知言之學也告子

資性剛勁過人故能隨其所見固執而不變

雖其學失之於助而能先孟子不動心者非

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者比也謂不得其養則

然矣戰國之學告子為近衷楊墨次之陳仲

子許行之徒又次之公孫衍張儀則其下者

外此如樂正子其在孟子之門則顏閔之亞

與次第諸家學問有稱量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

驅騁田獵後車數千乘此當時之所謂大人巍巍然者故說而藐之藐其巍巍然者耶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此其藐之之具先儒謂掀却卧旁且就地勝此便是真正英雄人此等英雄皆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中來若血氣豪俠一些子著不得便見浩然之氣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孟子之所以

不動心而藐巍巍者蓋本於此若當時遊說之士豪俠之徒似皆能藐大人而逞其雄者要只是俠氣才辯所使耳惡足以窺孟子之藐哉先儒謂孟子猶有些戰國氣習恐是微露一班處真正英雄須從戰兢中來尚說未知戰兢個甚未到江漢秋陽處與言英雄真假亦鮮有信得及也

○然則有同乎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王不待大德之盛也一不義一不辜至微也
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至利也以絲毫不
得於心遂棄天下之至利而不為周之德其
可謂至德也已矣而湯之漸武之未盡善蓋
迫於時而所遭者窮於是乎知湯武之不幸
也故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孔子
之時行人人殊要其中之所存非仁無為非
義無行則一而已矣巢許讓天下而市井小
人爭一文之利豹七日不食隱霧成文而鷄

夫終日營營竟無超然之志所存者異耳

○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志者心之所之心與行俱至曰志恭敬奉持而天下之物無以尚之曰尚志居仁由義而無一念一事之非仁義者大人之所必有事焉者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靜則與居動則與由與生俱生死而後已故曰匹

夫不可奪志可奪非志也世世顧以意氣念慮知所嚮往者便云有志夫意氣念慮能得幾時乎是蓋淺之為志也心與行俱至曰志此句極為有見世人正以意念誤認終身無志而不知之也悲夫

困辯錄卷之七終

雙江先生困辯錄卷之八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辯誠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絜矩之道王道也故曰大忠信是人的本心即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不失其本心者而後可以通天下之情故曰得之驕泰忠信之反天理存亡之機古今治亂之原皆決

於此程子曰不聞君子之大道者任情恣意
無所不至不但挾勢凌人而已周公之才之
美後世無及也使驕且吝餘不足觀不足觀
者言於宗社生靈一無所利徒以資其驕吝
之心而已矣故碩膚之遜吐握之勤思兼待
旦之憂卒之孺子稱王兼夷狄驅猛獸制禮
作樂教化大行弭流言之亂感風雷之變而
吾夫子思服之旅至形諸夢寐忠信得之也
堯之子丹朱不肖舜之子商均亦不肖其曰

不肖非顯顯狼狽如世俗所謂不肖子也舜之戒均曰無若丹朱傲夫以一傲德便不肖其子而天命人心之去留以之則知堯舜之所以大過人者亦只是欽明溫恭好問好察取諸人以為善耳忠信之至也傲便是驕泰傲凶德驕盈氣泰侈心一種而三苗者也只此三字斷送了古今多少英雄秦皇漢武可鑒也註忠信驕泰朴實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

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娟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古今大臣雖人品不同要之只是兩種故秦誓設言有一个大臣斷斷休休尊賢使能便自能明明德於天下宗社生靈以之而利設又有一个大臣娟嫉猜狠妨賢忌能便自播

惡於衆宗社生靈以之而殆斷斷無他忠信之德也休休有容虛中之量也故能視人之德猶已之德視人之技猶已之技以天下治天下而已無所與也是謂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大人之學也伊尹周公其人也若只是一个娼嫉的心腸違聖妬技禍人家國天下至於自禍其子孫者何限如崇侯虎飛廉李林甫虞丹賈似道盧杞秦檜等其人也要之忠信之德喪而虛中之量窒故曰寔不能容言

寔是容不得撐腸拄腹如眼中之釘必去之而後快三代以下之才齊聖廣淵之類不可得而見矣郊迎幕入不過曰強而有力智慮而能謀多聞見而善應變樂正子未嘗有一於此也魯欲使之為政而孟子有不寐之喜至為公孫丑所疑問而孟子與其好善且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又曰夫茍好善士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樂正子以忠信之資好善之量足以來天下之士則所謂

強幹善謀博洽多能之士盈庭克慕取之左右而自足况以類相從有超乎強幹善謀博洽多能之外者尚何家國天下之不優為哉先儒曰無人無我無作為以天下才治天下事足矣其亦有得於大學秦誓之旨乎論二樾大

臣由好善與否引證甚明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

一介不以與祿以天下繫馬千駟弗顧視夷之清也五就湯五就桀惠之和也吾豈若處

吾豈若出姑試其可時也誦詩讀書以樂堯舜之道便欲堯舜其君民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卒酬其志即孔子之祖述也伊尹渾似孔子而謂其終有任的意思在文王既沒文不在茲非任乎桀暴虐猜很主也蓋嘗因湯矣伊尹湯所學焉而臣之者五就桀而桀不疑放太甲而太甲不疑天下人亦不疑復太甲于辟太甲安之天下人亦安之夫南巢之征弑也桐宮之放篡也履從古未有之變而處

之若夷湯之後伊尹一人而已蓋嘗以身處其地察其心而思其作為即以夫子周旋其間恐亦不過如此周公恐懼流言狼跋而東非風雷之變金縢之啓幾於不免伊尹非周公所及也伊尹渾似孔子而或謂其微有迹孟子比伊尹其迹又著其序伊尹出處心迹煞痛快孟子之後無愧於尚友惟周茂叔其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聖人復起不易伊尹絕似孔子甚是聖之任却是孟子斷處學者須自見得如何為任方

不是想像然未見心體亦自見任否不來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堯之克明峻德至於平章協和舜盡事親之道至於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是經綸天下之大經也精一執中是立天下之大本也位天地育萬物是知天地之化育也夫豈有一念意必纖毫人力倚於其

間哉一本之純一未發天理自然流行之用
肫肫其仁也仁即脩道以仁之仁自仁之發
微不可見而言曰淵自仁之充周不可窮而
言曰天浩浩言其溥博無外也淵淵言其靜
深有本也肫肫言其純密滋疊無一事而不
體也未發之中充養到得純粹至精恒久不
息處方可言至誠故至誠功用至於配天配
地高明博厚悠久無疆只是肫肫其仁也不
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夫焉有所倚也

肫肫其仁為未發處淵淵浩浩是充盛處是獨見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性者天地萬物之一原至誠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人物不能自盡其性便是化工不及處亦是巳之性有未盡也故至誠盡人物之性以自盡其性蓋亦[illegible]

賛化育之不及參天兩地而成位乎其中矣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此等處最好體貼本體甚助精神若體貼得到精實處則知天地間鬼神皆吾此間顯見者孟子謂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即此物也已極之道同此一物更無別物神者鬼神之樞又是慎獨的紫眼洋洋乎峻極發育此何物哉三極之道同此一物更無別物也體此意在心目間何處容私慾

○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同乎流俗合乎汙世

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

忠信廉潔是鄉愿實有之行故非之刺之無可舉可刺然要其居之行之之心不過欲以此為鄉人所稱而非自成自道畜德以誠其身之學至於同流合汙闇然媚世曲全容[illegible]惟恐有可舉刺即此一念便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蓋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則利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矣謂鄉愿非蹠之徒與故曰德之賊以其似德非德

而反害乎德也三代以下之學號為有志者其受病只是好名鄉愿則好名之雄傑蓋以實行要譽故悅而從之者衆久則入而化之率天下而禍忠信廉潔者非鄉愿之學乎故孟子辭而闢之甚嚴惡之深而絕之痛也至於狂者之嘐嘐不掩狷者之踽踽涼涼非之則可舉刺之則可刺然其心只要做古人只是要有所不為略無一毫為人的意思而人之非我刺我我漠然無所動於其中若進則便

是堯舜故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此是孔孟微顯闡幽發奸摘伏從咽喉下着力處程子曰鄉愿是个無識見的好人蓋以其忠信廉潔其行誠有足稱者鄉愿以德媚世祝鮀以佞媚世宋朝以色媚世觀媚世者之所尚而世道之汙隆可槩見也今之所以媚世者何哉鄉愿是忠信之薄毀譽心動便是向鄉愿心中結黨者鄉愿狂狷是孟子明心術處凡學術之壞皆由心術之爲夫動以天爲聖學其用也與民相忘於無事治之端也動以人爲伯學其用也擾天下而莫之休息亂之端也一狂狷却是動以天地

胚胎鄉愿却是伯者以下心術故孔孟屢言之所以防世也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子莫執中蓋欲監二氏之學擇為我兼愛之中而執之而不知為我兼愛皆中也時當為我則中在楊子陋巷開戶顏是也時當兼愛則中在墨子過門不入禹是也蓋中無定體惟權是體權無定用惟道是用權也者吾心天然自有之則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然後能發無不中變易從道莫非自然之用不然

則以中而賊道者何限盖自堯舜之學不明而精一執中之學不傳往往以中涉事為若將隨事隨處精察而固執之以求其所謂當然之節而不知瞬息萬變一毫思慮營欲着不得是謂後天而奉天時也若臨事而擇已不勝其憧憧非惟日不足顧其端無窮膠凝固滯停閣廢棄是中襲也況未必中乎戰國以來無人識權字亦無人識中字故執一賊道之論孟子私淑子思而得之以告萬世丕

獨爲子莫發也權輿中字發揮甚是即事求節事已然此則是無主本若是未發作主一切事物皆吾顯見

○或問遷善改過將隨時隨處而遷之改之乎抑只於一處而遷之改之也曰天下只有一善更無別善只有一過更無別過故一善遷而萬善融一過改而萬過化佛書云一真一切真一善遷而萬善融二句須善看蓋千遷萬遷只是遷一善千改萬改只是改一過認得遷改真終日遷改不了方是萬善融方是萬過化

○或問閑思雜慮祛除不得如何曰習心滑熟

故也。習心滑熟。客慮只從滑熟路上往還。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欲逐之而使去。禁之而使不生。驟突衝決。反為本體之累。惟其來也吾不知其來。其去也吾不知其去。惟日孳孳。惟求所以立吾之大本。譬之主將精健。則間道梗塞。竊發之盜久則化為良民。而往來於康莊者。皆堂堂正正之兵。四境寧謐。敘然無譁。故欲祛客慮者。先須求復本體。本體復得一分。客慮便減去一分。然本體非敬不復。敬

以持之以作吾心體之健心體健而後能爾清掃蕩以收定靜之功蓋盜賊無主勢必解散然非責効於旦夕用意於皮膚者可幾及也達磨面壁九年方纔降伏得一个身心降伏云者心為我用我為心主吾儒辦得達磨一个堅苦的志便能解息諸緣寂滅六塵尚何容慮之足除哉李延平先生嘗言人胷中大惡念最易按伏只是那大段不計利害乍往乍来相續不斷的却是難除盖人大惡的

的人迺謂良知自知致而養之不待慮學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蓋指良知之發用流行切近精實處雖充爲人倫之至亦只是充養得這一念到極處而不悟者遂以愛敬爲良知著在支節上求雖極高手不免蹶入邪魔蹊徑到底只從伯學裡改換頭目出來蓋孩提之愛敬即道心

一尚何情慾妻孥之足忠哉佛氏一生堅苦只是空得一个情慾至於棄其妻子而不顧與草木瓦石同一無情蓋求吾聖人養氣之學不得而失之者惜哉

○或問良知之學何如曰此是陽明先生門下相傳指訣先生以世之學者率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為聖人以有所不知不能為儒者所深耻一切入手便從多學而識考索記誦上鑽研勞苦纏絆擔閣了天下無限好資質

心腸本少如弑父妾君娼盜不良的念即使之念亦不念可見客慮之難除種心在故也

先須求復心體此句最緊心有安頓處便不他處依泊不知其來不知其去是心已脫離得能作主宰更說為來去者此是緊要方藥不知有能制服者否不患病來只愁藥少此語可譬

○或問匹夫悍卒臨難而多能死節者何哉曰奮於氣也至於情慾之牽妻孥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故君子集義以養浩然之氣則能塞乎天地齊死生富貴貧賤患難夷狄處之

也一本其純一未發自然流行而纖毫思慮營欲不與故致良知者只致養這个純一未發的本體本體復則萬物備所謂立天下之大本先生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廓然太公的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此是傳習錄中正法眼藏而誤以知覺為良知無故為伯學張一赤幟與邉見外修何異而自畔其師說遠矣良知是未發之中四句乃為信陽明先生處不可草草看過斷陽明公良知發語之由却甚得其本旨只向此邉提稍重便有令人自悟處非

陽明公之罪人哉

或問隨處體認天理如何曰此是甘泉先生揭以教人之旨先生得之豫章羅先生豫章云為學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天理則人欲便自退聽由此持守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得力處又云學者之病在於無凍解冰釋處雖用力持守不過苟免形顯過尤無足道也究其旨意全在天理二字所謂見天理者非聞見之見明道先生云吾學雖

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来
世之揣摩測度依傍假借自謂為體認天理
而反害之者多矣天理是本體自然流行如
平旦之好惡孩提之愛敬乍見孺子入井之
怵惕不假些子人力幫助學者體認到此方
是動以天動以天方可見天理方是人欲淨
聽凍解氷釋處也此等學問非實見得未發
之中道心惟微者不能及先師嘗有書答甘
泉云究竟若兄立言宗旨微有不同隨處體認天理

發明天理二字盼曉如此體認有何滲漏但恐入一調中法卻不免與以己意矣此在學者自考之動以天方是天理未至此老柰何卻使如程子所謂平日涵養者方有體貼出来之驗不然盡屬影響中承過矣所謂揣摩測度依傍假借是也

或問今之學者何如曰今世之學其上焉者有三障一曰道理障一曰格式障一曰知識障講求義理模放古人行事之跡多聞見博學動有所引證是障雖有三然道理格式又俱從知識入均之為知識障也三家之學不足以言豫貴之以變易從道皆不免有路[illegible]

困窮之患盡義理隨事變以適用非講求所能備事變因時勢而順應非格式所能擬義理事變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處非一人所能周故曰障然尚是儒者家法可以維持世教而無所謂敗常亂俗也此外又有氣節文章二家氣節多得之天性氣節可以勵世磨鈍廉頑立懦文章又有古文時文亦是學者二魔魔則病心障是障於道故先儒嘗曰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此以故

其本而徒以其意氣之盛以有為於世者多矣彼詞令之美聞見之博議論之辯節槩之高自其外而觀之誠有以過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人望而無一瑕之可訾者千百中未見一二可數也脫却三障便純是天理此三障總一障只是世情丟不下若破得世情便自安本分陽明先生拔本塞源之論盡之

困辯錄卷之八終

困辯錄序

鶚於燕臺得困辯錄寫本初不知其為誰氏所作及遍觀而盡識之迺知

雙江先生遇困而亨有所辯焉者之學也夫精一執中堯舜禹相與授受之素仲尼祖述以敎萬世子思子述其所得於祖者發而為素位之訓

先生發明真切精密通貫厥旨微矣但其間論說與儒先之所擬議蓋有所不能盡同余校文過安肅以趙郡[illegible]亦知是學者也故[illegible]校錄

與共學之商之　必有得先生之心者而千載相傳之秘其不在茲乎

嘉靖壬子春三月丙申桐城後學阮鶚謹述

困辯錄序終